

道家文化研究

第六輯

陳鼓應 / 主編

香港道教學院 / 主辦

92331

B223.03
2-5

9631/03

道家文化研究

第六輯

香港道教學院 主辦

陳鼓應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道家文化研究

第六輯

香港道教學院 主辦

陳鼓應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浦江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3.125 字數 335,000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4,000

ISBN 7-5325-1950-3

B·242 定價: 18.20 元

《道家文化研究》編委會

督辦 侯寶恆
統籌 羅智光
主編 陳鼓應
副主編 余敦康 許抗生 張智彥 成復旺
編輯部 張智彥(主任) 陳靜 王博
盧國龍 張廣保 馮國超 沈紅宇
編委 王葆玟 王德有 安樂哲(美國)
池田知久(日本) 牟鍾鑒 李定生 李養正
李錦全 李德永 李慶 余明光
金谷治(日本) 周立升 涂又光 胡家聰
莊萬壽(臺灣) 唐明邦 孫以楷 陳耀庭
陳麗桂(臺灣) 卿希泰 麥炳基(香港) 崔大華
張純(美國) 黃釗 馮達文 熊鐵基 羅熾
錢耕森 蕭萇父 蕭漢明 魏宗禹 魏啓鵬
(以上以姓氏筆劃爲序)

責任編輯 王根林

主辦 青松觀——香港道教學院

香港聯絡處 香港九龍深水埗 大南街160-174號2樓香港道教學院辦公室

梁凱圖 李永明

本 刊 聲 明

本刊第三輯“馬王堆帛書專號”首次公佈了1973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繫辭》、《二三子問》、《易之義》、《要》的釋文，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反響，同時，人們也在關注和期盼着其餘的帛書釋文的整理公佈。經過不懈的努力，終於在兩年後將帛書《易說》的最後兩件《繆和》及《昭力》整理完畢，在本輯（第六輯）公諸於世，至此，這批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文獻的整理工作暫告一段落。

這批珍貴帛書文獻的公佈，是學術界的一大幸事，從文物出土到今天公佈，考古工作者為之付出了難以估算的辛勤勞動，為了爭取帛書釋文在本刊的首發權，本刊的主編陳鼓應先生也付出了不少心力。1992年8月底，陳鼓應先生應湖南省博物館陳松長先生邀請，參加湖南省博物館主辦的“馬王堆漢墓帛書國際學術討論會”，會上出版的大型畫冊《馬王堆漢墓文物》首次公佈了帛書《繫辭》原件照片及陳松長先生的釋文。陳鼓應先生即與陳松長先生商議，請他修訂帛書《繫辭》的釋文在本刊發表，同時也請他繼續整理帛書《易說》的其他部分，以供刊發。會後，陳鼓應先生又多次與陳松長先生聯繫，討論發表事宜。經過多方努力，終於得到帛書文物的保管單位——湖南省博物館的同意，將帛書《易說》（五篇）在本刊作學術性的首次公佈。1992年年底，受主編

陳鼓應的委托，由《道家文化研究》出資，請清華大學廖名春先生赴湖南與陳松長先生合作整理這部分帛書。廖名春返京時，帶回了全部的帛書原件照片，和陳松長所作《二三子問》和《要》釋文的初稿。經過專家的仔細審核，前後歷時數月，《二三子問》、《易之義》及《要》終於在本刊第三輯（1993年8月出版）與讀者見面。由於原件破損嚴重，《繆和》、《昭力》的釋文整理工作遇到了更大的障礙。經陳松長先生多次細緻的核對，又經專家復審，現終於將帛書《易說》的最後一部分《繆和》、《昭力》在本刊公佈。我們相信，這批古佚書的公佈，對易學研究將會產生極大的推動作用。在此，本刊謹向為使這些珍貴資料刊佈做出努力的各方人士致以敬意。

在本專輯排印期間，發現廖名春在未得到湖南省博物館的許可、也未與陳松長先生和本刊進行任何協商的情況下，自行發表了本刊已公佈和正待公佈的多種帛書文獻。在發表的說明文字中，不但對本刊、對原件來源於陳松長的事實隻字未提，而且將《二三子問》、《要》諸篇的主要整理者陳松長從署名中剔除，將兩人合作的成果據為一己之有。對這種無視學術道德、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的行為，我們深表遺憾。

《道家文化研究》編輯部

1995年3月15日



目 錄

本刊聲明

道家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 ····· 張岱年(1)

存在自然論 ····· 王中江(10)

先秦道家研究的新方向——從馬王堆

漢墓帛書《黃帝四經》說起 ····· 陳鼓應(23)

簡論“道法自然”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影響 ····· 王德有(47)

老子的道論及其現代意義 ····· 牟鍾鑒(59)

申論《老子》的年代 ····· 李學勤(72)

從劉向的叙錄看《列子》並非偽書 ····· 胡家聰(80)

范蠡及其天道觀 ····· 魏啟鵬(86)

莊子的觀點主義 ····· 劉昌元(102)

莊子的薪火之喻與“懸解” ····· 李存山(116)

老子對孟子思想的影響——本心本性

及其喪失與復歸 ····· 郭 沂(124)

《管子》心氣論對孟子思想的影響 ····· 白 奚(137)

稷下黃老之學對孟子思想的影響 ····· 孫開泰(150)

荀子思想與黃老之學 ····· 余明光(160)

論儒家荀況思想與道家哲學的關係 ····· 胡家聰(175)

韓非與老子 陳奇猷(183)

我對《淮南子》的一些看法 [加]白光華(192)

《淮南鴻烈》與《春秋繁露》 張國華(200)

董仲舒的黃老思想 陳麗桂(217)

魏晉玄學與儒道會通 余敦康(232)

道與禪——道家對禪宗思想的影響 方立天(249)

程朱理學與老學 馮達文(265)

論王陽明與道家的思想聯繫 吳光(284)

帛書《繫辭》駢枝 魏啟鵬(293)

帛書《繫辭》校勘札記 陳松長(304)

帛書本《易》說讀後 朱伯崑(310)

《要》篇略論 王博(320)

論《易》之名“易”——兼談帛書《要》篇 劉昭瑞(329)

《鶡冠子》與帛書《要》 邢文(336)

帛書《要》與《易之義》的撰作時代及其與
《繫辭》的關係 王葆玟(350)

首次公布的珍貴帛書文獻

馬王堆帛書《繆和》、《昭力》釋文 陳松長(367)

海德格論“道”與東方哲學 張祥龍 編譯(381)

道、佛關於經驗的形而上學及其
挑戰 [美]稻田龜男(393)

道家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

張岱年

春秋戰國時代，學術昌盛，百家爭鳴。“百家”一詞，古已有之。《莊子·天下篇》云：“古之人其備乎！……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又云：“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百家者，言其多也。春秋戰國時代，在學術上貢獻較多、影響較大的，實為儒、道、墨、名、法、陰陽六家。漢代史學家司馬談著《論六家要旨》，可謂得其要領。在這六家中，墨、名兩家在漢代中絕了；法家主要是政治學說，陰陽家著作亦多不傳；在歷史上流傳久遠、形成中華民族精神文明的核心的，實為儒、道兩家。韓非曾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儒、墨并稱顯學，道家學者既不遊說諸侯，也不聚徒講學，故不在顯學之列，但在學術思想上卻有廣泛的影響。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於是儒學成為統治思想。但是，就哲學理論而言，道家的貢獻是巨大的，其影響是深遠的，因而在歷史上具有卓特的地位。

一、道家的起源與演變

道家的名稱起於何時？先秦著作中《莊子》、《荀子》以及《呂氏春秋》中尚無“道家”之稱。近年有人認為道家的名稱始於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其實在司馬談之前，漢代初年已有“道家”之稱了。《史記·陳丞相世家》云：“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

所禁。”又《齊悼惠王世家》記齊相召平說：“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足證秦漢之際已有道家的名稱了。

道家的名稱來自“道”的觀念，與天道、人道有別的“道”的觀念是老子提出的。《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這個“道”是道家學說的最高範疇。老子是道家學派的創始人。這是人所共知的。

據《呂氏春秋》（《不二篇》）、《史記》（《老莊列傳》、《孟荀列傳》）及《漢書·藝文志》的記述，道家學派的重要人物有老子、關尹、楊朱、列御寇、環淵、莊周、田駢、接子等。《莊子·天下篇》述關尹、老聃之學，稱“關尹、老聃”，而不稱“老聃、關尹”，必有其故，但已不可考了。《呂氏春秋·不二篇》則將關尹列於老聃之後。據《莊子》外、雜篇所述，列子應是關尹的晚輩。孟子曾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即以楊朱為道家的代表。環淵、田駢曾遊齊國稷下，其書俱不傳。

道家學說在漢代初年曾受到統治者的尊崇。道家在漢初受尊崇是由於曹參的提倡。《史記·曹相國世家》：“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闢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其後曹參任漢相國，亦用黃老術。又《樂毅傳·贊》云：“樂臣公學黃帝老子。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曹參以後，漢文帝、竇后、景帝，都推崇黃老之學。《漢書·儒林傳》云：“竇太后喜老子言，不悅儒術。”又《外戚傳》云：“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武帝初年，太史令司馬談著《論六家要旨》，亦推崇道家。《史記》屢稱“黃老”，但今存先秦古籍中，《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中皆無“黃老”或以黃帝、

老子并舉之例。疑黃老并稱始於蓋公。漢初治道家之言的還有司馬談之師黃子。司馬遷稱其父“習道論於黃子”，黃子曾與儒者轅固生辯論，可惜其名字失傳了。漢武帝尊儒，《漢書·儒林傳》說：“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於是儒家經學爲正宗的時代開始了。

儒學獨尊之後，道家學說仍流傳不絕。西漢末年的道家學者有嚴君平。《漢書·王貢兩龔鮑傳》云：“蜀有嚴君平。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才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依老子、嚴（莊）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嚴君平所著書是《老子指歸》、《漢書·藝文志》未著錄，因爲《藝文志》以劉歆《七略》爲據，而《七略》中未列《老子指歸》。

後漢末年，張陵創立了道教，以老子爲教祖。在三國西晉時期，道家與道教還是彼此有別、不相混淆的。何晏、王弼祖述老子，大倡玄風。阮籍、嵇康推崇老莊，“越名教而任自然”。於是道家之學復盛了。

魏晉玄談之風興盛，學術思想出現了活躍的景況，但是其社會效果卻不同於漢初黃老之學。漢代黃老之學導致了社會的安定；魏晉清談之風卻破壞了社會生活的穩寧。西晉末年，天下大亂，晉室南遷。在北方堅持平亂的劉琨總結一生的經歷說：“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由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輒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凋殘，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然後知聃周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也！”（《答盧諶書》）這個沉痛的總結是具有深刻意義的。

兩晉之際的學者葛洪既是一個道家學者，又是一個煉丹的道士，於是道家與道教合流了。到唐代，成玄英、司馬承禎等，都是以道士的身份宣揚道家學說的，沒有不當道士的道家了。

如上所述，道家興起於春秋戰國時代，到漢代初年而受到尊

崇，在魏晉時期而再次興盛。唐代以來，道家與道教合流，作為三教之一，一直延續下來。

二、道家與哲學本體論

道家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最大貢獻，是開創了哲學本體論。孔子罕言天道，認為天是最大的，“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老子則提出了天地起源的問題，認為天不是最根本的，而最根本的是“先天地生”的“道”。提出天地起源的問題，這是理論思維的大突破，在哲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二十五章）這是老子道論的綱領。道是先天地生的，是天地之本，又是“獨立而不改”，即是永恆性的，“周行而不殆”，即是普遍性的。關於老子道的學說，我已多次著文加以闡釋，茲不多贅，僅就老子道論是一種本體論，更略加論證。如果老子所謂道僅僅是天地之始，那麼道論就是一種宇宙生成論；如果老子的道不僅是天地之始，而且是天地萬物存在的依據，那麼道論就是一種本體論。從老子對於道的說明來看，道不僅僅是天地之始，而且是天地萬物存在的依據。六十二章：“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所謂萬物之奧即萬物存在的深藏的根據。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不但生天生地，而且生萬物，道是萬物所由以生的根據。三十四章：“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道是無所不在的，萬物都恃道而生。這都表明，道是萬物存在的根據。作為天地萬物存在的根據的道就是天地萬物的本體。二十五章所謂“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即表示道是永恆性的、普遍性的，而不僅僅是天地之始。

莊子論道，所說更為顯明。《莊子·大宗師》云：“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

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這是對於老子道論的提煉。又《知北遊篇》云：“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這明確表示道的普遍性，道無所不在，也即是萬物存在的根據。

老子的道論是中國哲學本體論的開始，這是確然無疑的。

《周易大傳》提出太極觀念：“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易大傳》的年代晚於老子，太極觀念的提出當是受了老子的影響。《莊子·大宗師》斷言道“在太極之先”，這是對於太極觀念的遮撥。

西漢末年，揚雄著《太玄》，以“玄”為世界的本體，玄的觀念也是受了老子的影響而提出的。三國時代，王弼的道論乃是老子道論的推衍。

北宋時代，理學興起，理學家反對道釋學說，要求回到孔孟，而為孔孟學說提供本體論的基礎。理學家在建構本體論學說之時吸取了道家的一些思想觀念。周敦頤著《太極圖說》，以“無極而太極”為宇宙本體（一本作“自無極為太極”，從《圖說》的全部內容來看，作“無極而太極”是正確的。），太極觀念來自《易傳》，“無極”觀念來自老子。張載以“氣化”為道，氣的觀念來自莊子。按中國古代，氣的觀念起源較早。西周末年，伯陽父曾講“天地之氣”，到戰國時期，《莊子》與《管子》書都講氣，而《莊子》的影響較大。《莊子·知北遊》云：“通天下一氣耳”，開闢了氣一元論的端緒。理學的本體論是在道家本體論的影響下建立起來的。

應該承認，老莊的本體論是後代本體論思想的理論源泉。

三、道家的批判精神

道家的一個特點是具有批判意識，表現了批判精神。道家着重揭示了文化生活中的偏失與流弊。儒家創始人孔子“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對於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成就進行了一次總結，孟子稱贊孔子為“集大成”，正是表示孔子總結了三代的成就。老子與孔子不同，而是揭示文化所導致的弊端。老子指陳了聲色之害：“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十二章）又說：“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盜誇非道也哉！”（五十三章）為了消除這些弊害，老子主張“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十九章）甚至企望取消一切文化成就，回到結繩的原始生活：“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八十章）《易傳》曾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老子卻要求回到結繩之治，這是對於文化的全面否定。老子指出了文化的偏弊，是深刻的；但全面否定文化的價值，又走向一偏了。

莊子提出對於等級制度的批判，《莊子·應帝王篇》云：“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若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已矣。且鳥高飛以辟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辟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統治者設立許多規矩法度來限制人民，人民是不會接受的。鳥鼠猶能辟害，而況於人乎？這是對於一切人爲的制度的否定。

莊子揭示了儒家所提倡的仁義的相對性，指出仁義可能被人利用來達到不道德的目的。《胠篋篇》云：“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莊子學派歌頌原始社會，認為是理想境界。《馬蹄篇》云：“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

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繫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這與儒家的態度大不相同。孔子嘗說：“鳥獸不可與同群”，莊學卻頌揚了“與鳥獸同群”。孟子說：“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認為禽獸繁殖是應該加以治理的；莊學卻認為“同與禽獸居”是理想境界。《馬蹄篇》這段話的精義在於反對君子小人的區分。君子小人之別有兩層意義，一指上下貴賤之別，二指賢與不賢之別。道家反對君子小人的區分，亦兼含兩層意義，而其最重要的意蘊是反對貴賤上下的等級差別，這是道家在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大貢獻。

四、儒道兩家的對峙與交融

春秋末期，孔老同時并生，傳說孔子曾問禮於老子，據《史記》所說，“上下篇”《五千言》是老子晚年應關尹的要求而寫的，孔子不可能看到這“上下篇”。所以老子雖然長於孔子，但是他的思想發生影響卻晚於孔子。《莊子·外篇》中所載老子與孔子對話的故事都是寓言，不可信據。孔子提出以“仁”為中心觀念的倫理學說，老子提出以“道”為最高範疇的本體論，在中國哲學史上雙峯并峙，都發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春秋戰國時代，諸子并起，百家爭鳴，諸子之間展開了辯論，其中儒墨兩家的爭辯最為激烈，所以《莊子·齊物論》中着重評議了“儒墨之是非”。孟子辟楊墨，以楊朱為道家的代表，未涉及本體論的問題。荀子著《非十二子》，抨擊了十二家，而十二子中無老子與莊子。荀子在別的篇章中亦曾批評老莊：“老子有見於屈，無見於伸”（《天論》）；“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解蔽》），足見荀子對於老莊有所瞭解，但未將老莊列入所“非”的諸子中，即未

將老莊列為主要的論敵。到漢代初期，道家黃老與儒家曾經爭奪思想上的領導地位，漢景帝時，儒者韓固生與道家黃生有一場爭論。司馬談是黃生的學生，“習道論於黃子”，著《論六家要旨》，推崇道家，批評儒家。於是司馬遷慨嘆道：“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耶？”（《史記·老子列傳》）司馬遷在《老莊申韓列傳》中稱“老子深遠”，在《孔子世家》中稱孔子為“至聖”。司馬遷是并尊孔老的。後來班固批評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這句用來批評司馬談則可，用來批評司馬遷則是不恰當的。應該承認，司馬遷是并尊孔老的。

三國時代，何晏、王弼闡發老子思想，而亦尊崇孔子。阮籍、嵇康崇尚老莊，“非湯武而薄周孔”，將孔與老對立起來。玄學家兩派的態度有所不同。

北宋理學家張載、程顥，早年都曾研究道家學說，張載“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程顥“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程頤《明道先生行狀》）這都說明，張、程早年都曾研讀老、釋之說，後來又回到儒家，實際上也受了老、釋的影響。就其與老、釋的關係來講，在本體論方面受道家的影響較多；在心性論方面受佛家的影響較多。宋明理學表現了儒、道、釋的交光互映，其中儒、道思想的交融更為顯著。

總而言之，道家是中國哲學本體論的開創者，漢宋時代的本體論學說無不受到道家的啟發。儒家是中國倫理學說與傳統道德的莫立者，古代的封建道德與有益於社會發展的傳統美德都是儒家所提倡的。在中國哲學本體論的發展過程中，道家學說居於主導地位；同時道家又提出對於封建道德的批評意見，在這方面也起了激勵新思想的獨特作用。

1994年5月29日

作者簡介 張岱年，1909年生，河北獻縣人。北京大學哲學

系教授、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名譽會長。著有《中國哲學大綱》、《張岱年文集》等。